



她和我是一樣的。

我那雙與眾不同的眸是因為我的病，而她也身患疾病。

我們成為了最好的朋友，成為了訓練家和夥伴。

可是.....

×

在吉利蛋帶著九尾進到神奇寶貝深處後，涅露就飛快的跑回房間了。

那晚發生了[這樣的事](#)。

她醒來的時候，似乎沒過很久，事實上也還是半夜。

「.....」

她緊閉雙眼，手扶著牆。因為發病的關係，她現在是看不見的。

昨晚沒吃晚餐，她可餓壞了，叫上身後的火恐龍，希望他帶路去餐廳。

然而就在路途上，火恐龍停下了腳步。

「怎麼了ACE？」

「讓牠過去吧。」

訥斯先生的聲音。涅露猛然抬起頭來，朝著聲源望去。

「去吧。你不是很想見她嗎？」

沒能睜開雙眼的涅露不理解面前發生的事實，只能露出錯愕的表情。

「去吧.....不會有人阻攔你了。這是她的意思。她也.....想見你。」

接著傳來了微弱的腳步聲，並且漸遠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.....訥斯先生？星之花沒有用嗎？」

「.....比起那個，妳的眼睛怎麼了？」

「呃、這個不重要啦，我的眼睛沒事，請問到底.....」

需要星之花的重症患者正是九尾的訓練師。

訓練師和神奇寶貝都是疾病患者，也因此之間築起了極為深沉的牽絆。

訓練師的手術剛才結束了，但狀況稱不上樂觀。

「竟然是這樣.....那個，九尾的病呢？」

「阿爾克那之花非常有效，牠的病已經治好了，眼睛也恢復了。」

訥斯先生的聲音裡聽的見明顯的遺憾及嘆息。

「妳不進去嗎？」

「欸？不、我.....先不管我不太方便這件事，我應該沒什麼好進去的？」

「可是波克比進去了，牠不是你帶來的嗎？」

「噢。」

×

在ACE的引導下，涅露進入了179號房。ACE帶著她坐到一邊的座椅上。

涅露還是什麼看不到，但是她能聽見九尾口中不時發出的低鳴。

取而代之，是ACE看著那位躺臥在病床上的瘦弱女子。

她的臉色蒼白，身穿不合身的病服，伸出那雙瘦骨嶙峋的手撫摸九尾。

她無聲的輕啟毫無血色的唇，漾起一抹大大的笑容。像是這間病房裡最溫暖的東西一樣，使人看不見瀰漫的死白。

即使虛弱，那抹笑靨卻是如此實在。

光是這樣，就足以讓ACE感到無限的震撼——以及一股出奇的熟悉感。

「都打結了……你又幹傻事啦？」

女子細柔的言語流露出對九尾的關心，其中不乏咳嗽的悶聲參雜。

涅露看不見。但她聽的出來這是很糟的聲音。她並沒有因此皺眉或著擺出難看的表情，反而什麼都沒有變。

可不能讓對方看見那種表情，再加上對方可是笑著呢。

「真是……老是將自己……咳咳……」

女子的咳嗽聲突然加深，不過涅露知道這不是發病的咳嗽。

ACE見九尾扶住女子垂下的手，並發出渲染著悲傷的鳴咽。

「對不起喔……嚇到你了吧。」

女子輕撥九尾頭上的短毛，似乎是想替牠整理好。

「沒事的，不會痛喔。就像這樣——輕輕的，不會痛。」

——「對不起啊，昨晚你嚇到了吧……」

——「沒事了。」

ACE眼前及耳畔彷彿再現了涅露的樣子。

女子已經虛弱到快發不出聲音了，誰都聽的出來，她還是在笑。

「……對不起啊，我好像……不能實現約定了……」

咳聲和笑聲交錯，最後是九尾的哭泣聲。

×

「妳是……這孩子的朋友嗎？」

女子望了過來……涅露是這麼覺得。

涅露沒有回答，只是沉默。她正在想怎麼樣才是個合理的答案。

不過一旁的波克比可沒管這麼多，涅露只聽到輕巧的腳步聲、跳躍聲，接下來是波克比高興的叫聲。

「呃、波克比……你不要去打擾別人……」

「妳是……訓練家？」

女子這個問句打斷了疑問。

「……是，我是。」

「妳的眼睛……妳是一直這樣旅行的嗎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涅露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決定說出真相。對於作為病患的女子沒什麼好隱瞞的。

「克爾斯症候群……妳知道嗎？我昨晚發病，所以今天基本上都看不到。」

涅露覺得自己可以想像女子驚訝的表情，而ACE也確實在女子臉上看到了。

「……我很抱歉。」

「沒什麼好抱歉的，又不是馬上就會死的病，平時也沒什麼病痛……」

她差點就在語尾加上——比起妳不值一提。接著她回以一個燦爛的笑容。

「旅行到目前都很好，眼睛大概明天就會回復了，完全不用擔心！」

ACE瞧見女子臉上的笑充滿著真誠的喜悅。

「我有些事想和訓練家說，好嗎？你到外頭等我。」

涅露一聽覺得有點不妙，總覺得女子不會是想說什麼好消息。

「先出去，好嗎？求你了。」

「你先……咳咳！」

女子的咳聲突然變的劇烈，惹得神奇寶貝們都慌張起來。涅露聽出來了，那是假咳。

九尾最後回過頭來，端詳ACE和涅露幾秒後，便跑去把波克比叼走，再跑出病房外找尋訥斯。

一等九尾離開，女子抬起來對ACE和涅露擺出一個鬼臉。

「……咳咳……呼，好了，我的、咳、時間並不多，我沒辦法太大聲說話，能請您走近一點嗎？」

聞言，ACE又領著涅露走進病床。涅露不太懂女子為何要將九尾請出病房，他們的感情應該相當要好才對。

「雖然是第一次見面，但能請您答應我的請求嗎？」

「如果那個孩子願意的話，請你帶著那孩子離開吧。」

「是因為你們約定嗎？」

涅露打斷了女子的話，語氣顯得有些冷硬。

「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我會幫的……但……」

「我……已經沒有辦法遵守約定了。可是，如果是訓練家、如過是您的話……」

「不對啊。就算沒有辦法遵守約定，妳還是不能放棄啊！既然還有人希望妳不要放棄，就不可以放棄啊！」

這是少女多少次在多少詛咒聲中撐過來的心。

就算世界與她為敵，她都不見得會放棄。那麼竟然還有支持她的人她又何能輕言放棄？

「我.....咳咳！」

這回不是假咳了，涅露蹙眉。她趕緊伸出手，縱使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扶住女子。

她感受到女子拉住了她。

病房內響起了警告般的細小聲響，外頭凌亂的腳步聲也漸漸接近。

「.....我.....我和、那孩子.....說好的.....」

已經無法女子的話語中聽見笑意了，取代的是斷斷續續的哭聲。

對現在的她來說，要說完一句話都是天方夜譚。

「我.....說、咳咳、說要一起.....一起、一起去看.....一直、在一起.....」

「Lucky！」

吉利蛋和幸福蛋們闖進了病房內，並圍著女子進行急救，而ACE趕緊將涅露帶開。

剛才被女子拉住的手，還感受的到餘溫。涅露望著吵鬧的源頭。

「.....我已經，沒有辦法.....了.....至少、至少.....那孩子.....請您、代替我，帶那孩子、帶那孩子去.....」

真是夠了。

「用妳自己的眼睛去看這世界！用妳自己的聲音去和那孩子說話！」

「活下去！不要放棄！」

「請妳不要用這個約定當作離別的藉口！」

幸運蛋將病房的拉簾拉上，隨之是手術中燈號亮起的聲音。

×

離開病房後，ACE看見九尾和波克比等待的身影。涅露也料到他們會在哪兒，要ACE帶她坐到旁邊的座椅上。

坐著坐著，大概也是因為昨晚太折磨了，涅露巧巧的進入了夢鄉。

等到她再醒的時候，已經晚上了。ACE是這麼告訴她的，畢竟她的視力還沒恢復。

ACE也告訴她九尾及波克比仍未離去。涅露想了一下，決定將女子的話轉告給九尾。

「如你所見，我的眼睛現在看不見。雖然我想明天就會恢復了，但也只是可能。」

「我是克爾斯症候群的患者，這病是沒藥醫的。」

「發作時間也不一定，可能是下個月，可能是十幾年後，也可能是下一秒。不管什麼時候發作，就再那一次的發病中我就死了也是說不定的事。」

「選擇權在你手上，由你選擇。」

「是留在這裡陪著她看著同一片天空，或著將整片宇宙看盡再回來和她分享。」

「……她不在的選項沒有喔？她一定能撐下去的。」

「因為她笑了。」

×

「你好了嗎？差不多該走囉！」

霏歐涅露轉過頭來，亮青色的雙眼中充滿朝氣。

看來克爾斯的症狀已經消退了。

「聯絡方式也留下了，常常寄信給她或著和她通話吧！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要相信她呀！因為她也是這樣相信著你呢！」

我再點點頭。

「就是因為你相信了所以她的病情才能好轉的！」

——不是的。並不是這樣。

她是聽到妳的話才振作起來的。這是我做不到的事。

我相信她，妳相信她。她相信我，她也相信著妳。

如此，我也相信妳，所以才跟著妳走。

「好啦，別再那臉了——」

「已經沒事了，所以笑吧！」

是的，因為過去了，所以綻開笑顏。

妳們是如此相似。